

一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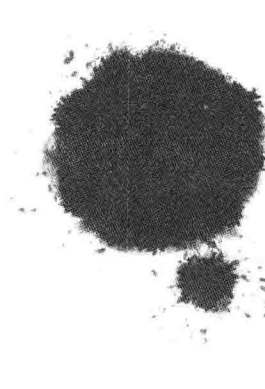
书市 墨道

讲述发生在出版界的故事

舒丽珍 著

作家出版社

一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



书市 墨道

讲述发生在出版界的故事

舒丽珍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0089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市墨道/舒丽珍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063-6545-1

I. ①书… II. ①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3701号

书市墨道

作 者: 舒丽珍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范 钧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 //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数: 318千

印张: 20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45-1

定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书市墨道》内容梗概

作品是一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27万余字。故事以浪潮出版社为承载，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制为契机，讲述了发生在出版界的故事。

浪潮出版社是一家国家级的出版社，人虽不多但级别不低，原副社长武金九利用职务之便勾结不法书商，钻社会转型期和出版社转制期政策法规的空子，在个别干部不作为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姑息迁就下，使用各种伎俩在短短二三年内把一个盈利的出版社折腾为负债上千万元的亏损单位；而他们个人却捞得脑满肠肥，大发不义之财。新上任的社长万兴受命于“败军之际危难之时”，在面临出版社被总署勒令停业整顿，债主盈门，法院封账，职工开不出工资，作者告上法庭……的岌岌可危时，团结社里有正义感的干部和职工，克服困难，顶住压力，同邪恶势力较量，与不作为和官僚主义作风抗争，使出版社走出困境迎接转企改制的未来。

故事揭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出版社这样的特殊单位如何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出版发行企业纷纷登陆中国图书市场，出版社如何生存；编辑这一号称是文化群体的人们所面临的困惑、迷惘，图书这一特殊商品该怎样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对这些问题通过作品阐述了一些观点和看法，虽说只是片面的局限的浅薄的粗陋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可贵的是作品提出这些问题来了。

作品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尤其是反映了新闻出版界这一特殊行业人们的生活，通过作品广大读者可管中窥豹地了解到出版界的一些生活，书稿是怎么从作者笔下通过出版社成为市场上读者爱不释手的图书的，编辑们是如何策划、组稿、编辑、整体设计、制版、印刷，等等，使稿件成为正式出版物的全过程，这个行业有什么行规？喜欢舞文弄墨的读者怎样出版自己的作品。

万兴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高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 58 周岁的生日前夕，跨进正局级领导干部的行列里来。按照中央组织部门的规定，获取同等这个职位超过 45 岁就没什么希望了。昨天，部机关主管出版工作的党组成员梅新和人事部主任老马在浪潮出版社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宣布了万兴任出版社社长的任命书。几个月前部机关派他到出版社工作时没有正式明确他的职务，他在机关工作的时候只不过是机关党委副书记，是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内职务，享受副局级待遇。

他很有自知之明，奔 60 岁的人了，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知足吧！到了出版社，只有一个副社长兼副总编和自己年岁差不多，名叫武金九，但据说他这个岁数是虚报的。甭管岁数虚实，人家是内行，一直在出版社谋生，几年前从别的出版社调到这儿，业务比较熟悉。没想到，部领导没有提拔他当社长，倒是自己不知被哪位伯乐看上了，近花甲之年提了个正局级，这是为什么？唉！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还是得多亏了这么个群众团体式的副部级单位，至少中组部对局级干部的年龄规定在这儿可大打折扣。万兴边骑车边在心里琢磨着。

万兴家住三环路边上的机关宿舍。老婆在几年前就和他离婚了。每天他自己用微波炉热杯牛奶烤两片面包当早点，吃完后才慢悠悠地骑自行车去上班。平常 9 点以前到出版社，今天却一反常态，从床上爬起来急忙洗漱，完毕后连厨房都没进，从冰箱里抓了点吃的放进提包里就推着自行车出了门，从三环路骑车穿街过巷到出版社，最快也得 30 分钟。

北方深秋的季节已经有些凉意了，路边的草木随着飒飒秋风渐渐枯黄、飘落，满街满地的落叶又被风吹起，飞舞着旋转着。这是新世纪的又一个秋天。尽管万兴内心充满升正局级的喜悦，但也不禁感到一丝秋季的凄凉。

浪潮出版社坐落在市中心的胡同里。这一带是平房区，整条街整条胡同的净是些独门独院和大宅门，是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可数的几处文物保护



区之一。出版社的房子在胡同中段路北，是一座四进院 80 多间房的大宅院。出版社连办公室带库房租用了靠西边的前后两个院，东边的两个院是住居民的大杂院。好在出版社这边由区房管局批准，占了一间南房，单给改开了一个大门，再把原本与东边进出的门堵上，西边单成了出版社一家的独门独户。房子虽然旧了点，但很结实，砖木结构，雕梁画栋的彩绘依稀可见，透过斑驳的油漆能看到裸露的上好木材，屋檐上的瓦当图案，精巧的镂花窗户，显示着当年大宅门的不凡气势。出版社白天请了一位部机关退休的司机任师傅看门兼收发，在晚上另请一位家住附近的下岗中年人值更。

万兴走进出版社的大门比哪天都早，应该说是头一个，谁知他刚推着自行车往里走，就被看门的老任师傅给叫住了，说：“万社长，有人找您。”

“谁这么早找我？”万兴放好自行车。话音未落，从传达室走出两个女人，答道：“是我们。”

万兴细一看，一个是中年妇女，一个是年轻姑娘，他哪个也不认识。只听老任介绍说：“她们是保险公司的。”又对来人说：“这是我们的社长万兴同志。”

女推销员们见万兴小小的个儿，脸色苍白，背有些驼，头发稀疏，头顶有点儿秃，身穿花格夹克衫，制服裤子宽松肥大，脚下穿双布鞋，土里土气，相貌平平，没有一点儿领导的派头。她们相互看了一眼，好像在问对方：“这人还是社长呢！”

万兴皱了皱双眉，狐疑地望着她们，嘟哝着：“保险公司？我们还没上保险呢！”

“不对吧？你们有十几个人已经上了呀！”中年妇女从提包里掏出一打报表之类的纸单子想让万兴看。

万兴说：“那不是我们社里的人，那是书商的人。”万兴不看那单子也知道是书商给他带来的亲朋好友上了保险，前几天社里的会计还向他唠叨这件事哩。

年轻的姑娘不解事理地问：“单位明明写着浪潮出版社，怎么又冒出一个书商？书商是什么人？”

万兴不耐烦地说：“书商就是书商，书商有钱，我们没钱，等有了钱



再去找你们！啊！”说完转身要往里院走。两个推销员又相互看了一眼，中年妇女用那种经过专门训练、推销员特有的委婉柔和的语调说：“我们不是非让您上保险，是给您单位送国家对企业要求上保险的宣传材料。”边说边举着几本小册子让万兴看。万兴见她们挺有耐心，又往回走了两步，接过小册子，说：“好！我仔细看看再说吧。”年轻的推销员一看有戏，又欲向万兴游说。老任师傅上前解围说：“企业有钱谁不想给职工上保险啊！要上的话我们就找你们，你们先到别处看看去吧！”

两个推销员快快地走了。

这时出版社的人也陆陆续续来上班了，任师傅抱着一堆他事先按部门分好的信件站在门口，眼睛边寻摸嘴里边叫着：一编室的，总编室的，六编室的，美编室的……

万兴的办公室在后面院子里。为了安静，正副社长、正副总编和几个编辑室都被安排在里院。前后院的房间数量和大小都差不多，正房7间，南房7间，东西厢房各3间，各方向房子之间有走廊相连；只是后院的中央有块太湖石搭建的不小假山，使得空间略显拥挤，花草树木也比前院少了点儿。两棵柿子树和几株丁香是这所大宅院原有的，也是一般老宅子都有的树种。前院开阔得多，花木也多，有枣树，石榴树，核桃树，海棠树。老任师傅爱侍弄花草，在盆里和空地上种了不少，常常早来晚走，有时中午也不休息，给花木剪枝、拔草、施肥，把整个院子布置得像个小花园似的。

万兴的办公室是北房最西边的两间，外间用来会客，里间办公。里间靠窗户是一张大写字台，三面靠墙的都是书柜，书柜里基本上放的都是浪潮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有一些是亲朋好友、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送的签名赠书。房间虽然朝阳，但外边高大的柿子树的繁枝茂叶，使透进来的阳光总是星星点点、斑斑驳驳。他放下公文包，刚把纯净水电源接通，门外就有人敲门，隔着玻璃窗一瞧，原来是美术编辑阎水。他说：“请进。”

阎水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同志，瘦高个儿，身姿优美，有几分模特的风韵。由于职业的关系着装时尚，无论色彩搭配还是款式设计都是自来弄，有些衣服从选料到剪裁和制作，完全是一条龙的自产自销式，从头上戴的脖子上缠的胳膊上绕的到脚上穿的都与衣服的款式和色彩搭配得体。虽说她的五官并不那么漂亮，但白皙的皮肤和她那有些超凡脱俗的打



扮让人感到她的气质有一种艺术的神韵。见到万兴，她颇为滑稽地躬一躬身，用带有几分调侃的口气说：“先恭喜您被扶为正社长，再恭喜您招财进宝。”

“你又搞什么恶作剧呀！”万兴了解阎水的性格，她是个开朗快乐的女孩，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她都能冷静对待，从不退缩气馁，一天到晚总是乐乐呵呵。于是又回敬了一句：“恭喜我扶正，我谢了；可这招财进宝的事，我可得找你要。”

“150万！怎么样？”阎水把法院的传票放在桌上，一屁股坐在万兴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接着说：“您看，东北的那场官司法院又下传票了，还是让咱们社赔150万。”

“什么？”万兴吓了一跳，抓起传票看着说：“凭什么呀！去年不是赔完了吗？”

“您问我，我问谁去？”阎水没好气儿地回答，脸上挂着少有的怒容说：“这些挂历的责编是我，可印刷制版都是出版部联系的，是肖遥包办的，谁坑谁的钱与咱社没关系，与我更没关系啦！您看！这不是连我也扯进去成被告了，什么事呀！”

万兴是知道这件事的，去年他刚调到浪潮就听说东北的一家印刷厂被坑了几百万元，案子牵涉到出版社。出版社年年出版挂历，一般都交美编室编辑审稿，而整个的印制发行则是通过书商肖遥具体运作，肖遥又找到东北一个哥们儿办的书社名叫松花江书屋文化公司给转包出去了。这个书屋借此机会挂靠在浪潮出版社的名下，并冠以浪潮出版社松花江图书发行中心的名号，但是经营自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且是独立法人。印刷厂正是与松花江图书发行中心发生的经济纠纷。印挂历的委印单等手续出版社全部出具了，谁知挂历印刷后等发完货该结账时，松花江图书发行中心的人已不知去向。印刷厂在当地公安局报了案，同时拿着各种票据和与出版社签定的印刷合同向法院起诉与松花江图书发行中心有关系的一干单位，要求得到经济赔偿。一审时，尽管社里请的律师巧言施辩，出版社仍脱不了干系。委印单是浪潮出版社开具的，松花江图书发行中心挂靠的单位是浪潮出版社，法院认的是证据，不管你拐了几个弯的转包还是承包那些乱七八糟的关系和理由。所以法院认为出版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负有连带赔偿印刷厂这两年来约150万元的印刷、纸张、运输等费用的责任。



当时是副社长武金九连求带跪地央求书商肖遥帮忙在法院判决之前找到松花江图书发行中心的人，与印刷厂那里争取达成庭外调解，平息此事。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一系列事儿都是由肖遥而起，当然他肖遥最了解个中原委，他来了结最为合适。肖遥也真不含糊，全社大会上放言，我跟老武是朋友，我来出版社是为了一个义字，我就是自己往里扔钱也要码平这档子事儿。但他绝口不提是他惹的这档子事儿。结果还是给了印刷厂150万，印刷厂才撤诉，只有等找到松花江图书发行中心的人，社里再向他们追款。拐了个弯儿，横竖社里还是得替别人掏钱。当时社里一时拿不出那么些钱，于是肖遥又拍了胸脯，拿出100万元作为向社里的投资，另外50万元由社里工会出面向大家借款，凑成150万交给肖遥去铲平此事。

万兴问：“去年我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社是第二被告，最后庭外调解，赔了150万，结了。怎么又让赔150万？”

阎水指着传票说：“听说调解的钱没全部到位，人家认为咱们是在骗人，就又起诉了。”

“那上回的钱呢？”万兴问。

“我也纳闷儿呢，大伙儿凑钱时我还出了2万块呢！到现在也还没还我呢。”阎水说。

万兴进一步问：“去年谁最后去处理的这事？”

“咱们的副总编兼副社长武金九呗！除去他谁还有这个实权。”阎水说。

万兴一听武金九的名字就有点儿脑袋疼，机关领导调自己来浪潮任职，武金九从心眼儿里就不高兴，认为自己是来夺他的权的。许多事情不合作，有事也不找自己商量，他一个人说了算。加上另一位主管人事的副社长赵班，此人是他从外地调进来的，对他言听计从，出版社的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根本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现在部机关领导把自己任命为正社长，不知道他武金九会多么恼火或会闹到什么地步。万兴心里琢磨着，用商量的口气说：“小阎，你看这件事既然是武社长经手处理的，是不是你先把传票给他看看，究竟怎么办大家再商量，好不好？”万兴和别人说话的口吻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常常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

阎水很不高兴地翻了一眼万兴，说：“您现在可是浪潮出版社的最高行政长官啦！不能继续听别人瞎摆弄了。我干吗先找您，是我对部机关任

命的坚决拥护和执行，也是对您老人家的尊重，您可别往外推。”

万兴不急不恼，微笑着望着她，心里想：这丫头，人家都说别瞧她一天到晚嘻嘻哈哈，说出的话跟她的名字一样，不是真咸简直是齁得横。便解释说：“我不是往外推的意思，我是想武社长一直处理这件事，他对事儿的来龙去脉都熟悉，我半路上插一腿，怕不合适吧。”

“您可要整明白了，”阎水学着东北人的口音说：“现在您是正社长，武金九是副社长，这场官司是行政事务，不是总编审稿，是行政大权，社长是出版社的法定代表人，又让咱们赔150万，以前赔的不算数呀！打算给咱们社整垮台呀！”

万兴静静地听她这么一说，思考了一下，从桌上拿起传票翻看着说：“这样吧，我直接去找老武吧，如果需要你出庭，再去找你，不一定点到的人都要出庭吧？”又逗她说：“行了吧！我不是往外推了吧！”

阎水笑了，站起身说：“这样还差不多。”正要往外走，又被万兴叫住说：“小阎，我还要问一件事，请坐。”万兴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放了点茶叶，问了一句：“要不要喝杯茶？”见阎水摆了摆手，便在加热器上倒开水沏了杯茶，又从提包里掏出两片面包和一个茶鸡蛋放在桌子上，说：“对不住了，我先吃口东西，要不该犯低血糖了，今天在家没吃早点。”说完自顾吃喝起来，没有一点儿顾及社长在下属面前应注意的形象。

阎水知道万兴有糖尿病，笑了笑说：“您甬急，我等您用完膳再说。”万兴嘴里正嚼着东西，只好用正准备拿杯子的手指无奈地点了点她。

阎水站起身走到书柜前随意看了看里面的书，其中有许多书的封面的设计出自她手，有的还得过奖。她见万兴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就又坐回那张椅子问：“您要跟我说什么事？是不是上保险的事？”

“你这丫头粘毛比猴还鬼！”万兴收拾干净桌子，笑着说。

“我今天来得早，看见那两个女的了，她们来过好几趟了。搞保险推销的只要知道你这单位还没上保险，就算盯上了。我烦她们的软磨软泡，但赞赏她们这种锲而不舍的敬业精神。您说，凭什么不给我们投保？这是国家对企业的强制性规定！”没等万兴要对她说出什么问题，她倒先发起牢骚。

万兴说：“我正是要问你咱们社为什么现在还没给大伙儿上保险？”

“社领导总说没钱，咱出版社每年有上百个书号，那可是赚钱单位！”

退休的人又少，没什么负担，可硬说没钱！敢情他们是属于部机关，算是国家干部，有公费医疗有房子分配，退休退到部里的老干部局，没有任何风险；我们没有这一切，我们怎么办！根本不考虑我们。”阎水说着说着觉得不对劲儿，立马停住，用左手手掌一拍右手手背说：“咳！我跟您说这些干嘛！您不也是‘朝廷的命官’吗！”

万兴抱有歉意地说：“别看我来社里快9个月了，过去还真没注意这件事，参加社领导班子的会不少，也还真没研究过这个问题。现在整个社里的工作压在我身上，很多事不能不问了，该解决的一定要解决。你说的书号和钱的问题我也有过想法。”万兴说到这里不愿多说了，阎水终归只是一个普通编辑，社里情况复杂，还是谨慎为妙，想到这里又对阎水说：“咱们先谈到这儿吧，我马上去找老武问问150万的事和投保的事。”

万兴办事稳重，在部机关担任党委副书记时，人缘不错，党代会选举获得满票。调到出版社任副社长这一段儿也没和其他副社长、副总编们闹过矛盾，他待人诚恳、厚道，遇事总是体贴地为别人着想。在他的性格中就是不愿意争强好胜，自己管好自己分工的一摊事。来浪潮时部领导让他分管终审书稿，当时他是副总编但能一人用里外间的办公室，他选了这间原本是放社里版本书的房子，正是为了审稿时能有个相对比较安静的地方。他一天到晚埋头审稿，社里其他事很少管更不多打听。尤其是偶然发现武金九和赵班与书商密谈的情况，人家不想叫他知道，他也正好心甘情愿不闻不问。眼下可不行了，部里任命自己为社长，是浪潮的法定代表人，就得抓全面工作，过去自己认为是杂事的现在可全是自己分内的工作，不能一推二六五了。

万兴和阎水一块走出办公室，他直奔副社长武金九的办公室。武金九原来也在后院北屋的东边房间里办公，和总编室主任牛洪涛合用一间房。半年前牛洪涛在部机关开会时顺便向部纪检反映武金九每月报上千元的“的票”，电话费也是上千元，还净是国际长途，可从来没见过他给出版社揽来什么跨国业务或国际版权交易。武金九知道以后，对牛洪涛恨之入骨，一气之下搬出去了，在前院放书的库房腾出间东房，重新装修后入住办公。有人背后说他是为了一人一间办公室活动自由，干什么勾当都方便。虽然和北房比起来条件差多了，北房采光好、冬暖夏凉，东房夏天西晒，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一直被用作库房。可武金九搬进来就不一



样了，自然条件在物质发达的今天是可以改善的。武金九一决定要搬，本来就是马屁精的办公室主任尤大江马上就请装修公司把房子装修成出版社的豪华间，空调机冬送暖气夏送凉风，自动式百叶窗帘，专门订做的老板桌，既豪华又实用，因为武金九喜欢附庸风雅的写几笔，尤大江心领神会地为上司准备了这么个可当书案的劳什子物件。

武金九的办公室不但装修得漂亮，主人的物件儿也与众不同。别看他是多年的副总编、副社长，在出版界混了几十年，却看不出有什么文人的风度，倒很像一个大老板；再加上他长得大高个儿又白白胖胖，由于保养得好，63岁的人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年轻10岁。自从副总编外又加了个副社长的职务后，他一直忙于各种日常事务，致力于各种应酬，书稿看得少了。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特别是看到当今太平盛世，商品经济繁荣，艺术市场火爆，字画被人们拍卖争贾，写字的画画的算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光，特别是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书画家，随便写上几笔字泼上几块墨，不愁没有销路，哪怕价格一路攀升，也照旧有人追捧，不尽财源滚滚来，让人羡慕不已。他很想往这方面发展，趁自己还在文化圈子里这么个好位置又有那么几年账房先生字的基础，弄帮哥们儿弟兄帮忙忽悠忽悠，混个书法家的名头儿，将来退了休也是条继续在社会上混的道儿啊。不早点儿动手，等真退了休，谁还认识你呀。他的办公室没有书柜之类的东西，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老板桌上铺着毡子，放着文房四宝，靠里边的墙角放一五屉架子，每屉架放一叠宣纸，俨然像间书画室；不过内行人一看就知道那几幅名家字画是赝品，不定是从哪个地摊儿趸来的。武金九练字很刻苦，常常铺天盖地的划拉满屋子都是，除了那把气派的老板椅，就剩门后和电热水器放在一起的几把折叠椅。正因为他拼命练字，走到哪里有机会就露一手，人们戏称他为“写家”。

万兴走到武金九的办公室，门开着，里面却没人。他正在门前徘徊，听见西边葡萄架下面有人叫道：“老万，我在这儿呢！”万兴循声一看，武金九面朝他的办公室坐在石凳上，侧面坐着的女士是另一位副社长赵班。武金九显得很高兴也很大度地叫道：“老万，你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去找你商量事呢！”

万兴见赵班脸上也带着喜气儿，好像有什么大喜事似的，忙问：“什么事？我来得这么巧？”说着他也坐在石凳上，三个人围在小石桌旁边。

武金九说：“以后咱们社的大事有人主管了，我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我很高兴，老万，你得请客！”

万兴说：“请客好说，只是你甭想图清闲。”

赵班此时已退去了脸上的喜气儿，递给万兴一张打印好的名单说：“这是老武要任命各部门主任的名单，他说昨天部机关来人宣布了您的任命，咱们社里也得紧跟照办，调整一下各部们的主要负责人。”

万兴思想上毫无准备，过去他没管过人事，对社里人员结构、素质、能力等了解不够细。以前他每天埋头终审书稿，对稿件他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也有毋庸置疑的能力，但个体书商肖遥的参与使他的意见大打折扣。现在又要和人打交道，他感到自己有些束手无策。忙说：“各部门的负责人是不是先维持现状？等社委会研究出各部门的目标责任制，再定夺各部门负责人的人选？你们看行不行？”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好多事马上得各部门去做！”武金九的脸上显出了不快，两道八字眉皱在一起。

赵班又恢复了往日那愁眉苦脸的尊容，好像谁欠她200块钱似的。她用手指着办公室主任的名字说：“老武要把尤大江调到总编室当主任，办公室换上肖玉玲，我怕大伙儿有意见。”

万兴忙问：“总编室主任牛洪涛同志安排到哪儿了？”

武金九嘴一撇，有点儿冷笑地说：“他不是总觉得把他大材小用了吗，让他到二编室。”

赵班接着说：“还有，五编室的主任刚刚55岁就要动员他退休，恐怕困难点儿，还有三编室的王小丽不到退休年龄，动员她内退也困难……”

万兴把名单看了看，又听武金九说：“人家给社里投了资，带来的人也被社里正式聘用了，就应该参与社里的管理。”那个“人家”万兴当然知道是指谁，就直截了当地说：“书商带来的人成分复杂，与肖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说现在实行聘任制、合同制，但这些人并不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场合下择优录取受聘成为社里职工的，这些人还是先暂时按当时承包签订的合同规定由肖遥管理吧。至于中层领导岗位，如果这些人里有符合有关管理人员资格的，自然应与社里其他人员一样通过公开竞聘择优任职。”万兴过去不管是不管，现在要管起来还真一点儿不含糊，他又一步不让地接着说：“你要说投资问题咱们作为另一个话题再研究，怎样投

资，怎样入股，怎样融资，署里有明文规定。现在不是研究人员调配问题吗！牛洪涛在总编室工作多年，各方面都很熟悉也能胜任，我觉得调他不合适。”

赵班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搞不清她是赞同谁的意见。万兴观察的结果是赵班同意自己的观点就点头，只要看到武金九的脸色不好看或摇头，她马上就跟着摇头。

武金九过去在出版社霸道惯了，遇有不长眼的下属提出点儿与他相左的意见，马上脸一呱嗒，面红耳赤地发威风。现在怎么可能马上就听万兴的意见！说是要找他商量那是看在部里任命他为正头儿的面上，不过是走走走过场，没想到他还较起真儿来了，心中好不恼怒。不过他这回虽然面红耳赤，呱嗒着脸，但没敢发脾气，终归万兴现在是社长了。他心里搓火，但多年的为官之道早把他奴训得有在上司面前打碎槽牙也要往肚子里咽的好脾气，尽管他面前这个上司几天前还与他平起平坐，现在也只能搓火了。在宣布万兴是社长之前，部机关人事部门找他谈过话，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升迁的原因是已经60多岁了。尽管他总是说自己59岁，自己到底多大了心里还不是明镜儿似的！5年前他提为副局级时就已经59岁了，当时部里有位老领导是他的老师，他自己写了个证明材料上大学时是用虚报的年龄报考的，请老领导签字证明。恰巧这段档案由于在“文革”中遗失，既然有人证，他原来所在的出版社管人事的部门做了个顺水人情给他减了5岁，上报部机关这才批准任命他为副局级干部。这一回他可不能故伎重演了，因为他在出版界里有不少知根儿知底儿的同学，他心虚，怕有人举报他欺骗组织，在拿下副局级后不久又向有关部门写了份材料，说自己对上大学时报的岁数记忆不清，还是应按过去一直填报的年龄计算。岁数又改回来了，但副局的职务没改。老师兼老领导知道后差点儿气昏过去，这人活得连自己多大了都不知道！改岁数为了升官是司马昭之心，孙子的是拿老师当猴儿耍。

他后悔当初胆小，如果来个王八吃称砣——铁了心了，也就没这么个过节儿，也就轮不上你万兴扶正了。万兴实际还不到58岁，他比万兴大几岁，在这点儿他无法较劲儿，所以部里征求他意见时，他满心不高兴也没辙，也得服从。现在，他见自己授意的人事安排行不通，又不好发作，便说：“那就再研究吧！”

没想到万兴倒来了精神说：“是要慎重考虑，比如说尤大江当办公室主任，工作挺负责任的。咱们五六十人的吃、喝、拉、撒、睡都得他操心，如果换肖遥的姑姑当办公室主任，首先她的能力我们不了解，其次她过去是工人，从未转过干，现在又从原单位退休了，怎么能不通过公开招聘和必要的考试就来当主任呢！”

“咱们又不是国家正式机关，不能像招公务员似的搞那一套。”武金九开始顶撞万兴。

“不是国家正式机关，可是国家的企事业单位，要按有关的法律法规办事，这点我们要把握好。”万兴抖着名单对赵班说：“小赵你抽时间去部里，把用人的原则搞清楚，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样？老武同志？”万兴还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地说。

武金九心里憋着一口气，但嘴上也没再反驳，勉强地点头说：“按你说的办！”

万兴又幽默地说：“小赵，你不是叫赵班吗，我们等着你把部里干部制度和用人原则给我们照搬回来。怎么样？”

赵班笑了笑。

武金九最先站起身来要走，万兴拉了一下他的衣服说：“老武，我还有事和你商量呢！”

武金九不情愿地坐下来。

赵班问：“没我的事吧，我先走了？”

万兴忙说：“有，有啊！”说着把东北法院的传票放在石桌上，说：“咱们在东北的那场官司不是去年赔了150万，庭外调解了吗！怎么又找上门了？”

武金九抓起传票急急忙忙边看边说：“这是怎么回事？去年都断了！”

赵班听说是东北的官司又起，她像是早有意料似的哼了一声，表情冷漠地看着武金九手里拿的传票，没再说话。

万兴问：“这是什么官司呀？本来是肖遥承包的事，怎么把阎水拉上了？她不过是个责编吗！”

“胡闹！这事还是由我来处理。”武金九自告奋勇，又问：“还有什么事？”



“今天早晨两个保险推销员堵在大门口，磨着让咱们上保险，我说社里暂时没钱，她们说以社里的名义已经有十几个人上了。”万兴说。

武金九一听保险公司火气就不打一处来，他一手拿着法院的传票一手用手指敲打着石桌说：“这些推销员就知道赚钱，一份保单她们得拿多少回扣！来了好几回了，总说有一部分人投了保另一部分人还没投保，比我这个社……”他本想说比社长，但一想原先没正社长，叫社长也没人计较，现在部里任命了正社长，而且就在这里，于是话在嘴边就赶快改了个词儿：“比我这个社领导还门儿清！”

赵班搭碴儿说：“那部分入了保险就是指肖遥给他带来的人。”

武金九瞪了赵班一眼说：“人家入了咱就入？人家有钱！咱们这钱上哪找去？”

武金九说话总是咄咄逼人的语气。赵班看了万兴一眼，用眼神向他求援似的，她那样子倒是像愿意给大伙儿投保。万兴慢条斯理地说：“咱们倒底该不该投保呀？国家要求企业要给职工投保我们就要执行，是不是呀？”

“我的社长！”武金九又急赤白脸地说：“您甭站着说话不腰疼。几十号人入保险那是需要一大笔钱的。钱呢？不能什么都跟书商比。”

“这样吧，小赵，你也问问部人事部门有什么要求，国家规定的要求的我们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钱的问题要想办法，署里每年给我们社那么些书号，那可是资源。我们怎么会落到连给职工上保险都没钱的地步呢！”万兴不显山露水地把这些个尖锐问题说了出来。

武金九没有吭声。

赵班干咳了两声说：“在当前恐怕不是咱们一家出版社有这问题吧！”

万兴轻轻地哼了一声后说：“个体书商都发了，二渠道都发了，我听说还有个什么1.5渠道？不知道这些个人家都有什么窍门儿！”

武金九不想多谈这个问题，他问万兴：“还有什么事吗？没事，咱们分别行动，我马上去找肖遥落实东北这场官司的事。”

万兴摇了摇头说：“没了，咱们各忙各的吧。”

三个人离开了石凳各办各的事去了。

个体书商肖遥算得上是一个大能人，七八年前他只不过是一个摆地摊卖书的小贩儿，就在水碓子农贸市场的马路边上。所卖的除了禁书就是盗版书，再好也不过是些《XX女郎》《XX女影星秘闻》《百万富婆与男友》等等，上不了台面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地摊文学。蹬着一辆三轮车，把书藏在车里，见到穿官衣儿的心里就哆嗦，一看遇到扫黄打非的，便拎起地上的包袱皮儿蹿上三轮车望风而逃，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惨模样儿。赚了点儿昧心钱后就在马路书市租了个摊位，正式干起了二渠道贩书的营生。没两年，水碓子马路书市占用的地界儿是通四环路的主干线，因此被取缔，靠北一点儿盖了座有相当规模的图书批发大厦。

地摊书贩子们有点儿钱的进了图书批发大厦，还没有搂够数儿的作鸟兽散了，接着去四处打游击。肖遥仗着脑瓜儿灵胆子大搂钱快，挤进了图书批发大厦，在一层的犄角旮旯租到一间十几平米左右的摊位。这里终归是国家开办的场地，管理也比较规范，不少出版社把这里当做对外的窗口，在这里设有发行门市部。全国各地的书贩子常汇集此地，除了每年的图书订货会，平日里就数这儿图书批发得最火了，寻摸到这儿买书的读者整天介儿熙熙攘攘。图书批发大厦里可以说是书的海洋，在肖遥的门市部里也摆满了书，因为有他挂靠的出版社提供货源，他用不着投太多的本钱就可敞开门卖货。别看十几平米的小屋，货源却充足，架子上地板上到处堆放着书。肖遥的姑姑在这里管账，他的父亲和姊妹兄弟看摊儿、进货送货、跑跑颠颠地打杂儿。除去该交的租金和管理费等乱七八糟的钱，一年算下来收入相当可观，虽说辛苦点儿，可与他摆地摊儿，骑三轮车与工商、市容那帮穿官衣儿的打游击当胡同串子比，真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可是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肖遥看到一些书贩子不仅批发书还自己找路子做书，弄好了一本书就能使人暴富，其中的佼佼者几年下来不但家财万贯，还跻身于上流，成为令人艳羡的图书出版代理人，文化经纪人，书贩子的称号离他们远去，代之以温文儒雅的书商，在物欲横流商业泛滥的时

